江戸繁昌記

三篇

ヲ 6
3813
3

門ヲ6
號3813
卷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昭34.10.23 購入
書藏

早稲田大學圖書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地間莫ニ事而非ルハ命ニ矣莫ニ物而非ルハ命ニ矣然而命之ニ人ニ也有リ定而不ルレ動焉有ニ動而不ルレ定焉動者可ニ以進退ニ也不ルレ動者分毫不レ可ニ廃幾ニ也何曰分毫不レ可ニ廃幾ニ曰上自ニ天子ニ下至ニ庶人ニ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ニ進退ニ曰天子達ニ庶人ニ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レ能レ得レ然矣是動命也其然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ニ貴賤賢愚之分ニ焉天子既已正ニ其心ニ矣然而國且遭ニ變庶人既已誠ニ其意ニ矣然而身且蒙ニ難何也蓋有ニ所因ニ而然ニ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已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頃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貪人覺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覺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來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禿筆倉卒起草一夕者鄭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分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户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擧靈趾競運妙脚輻湊四遠

爰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旆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饗群訪糗一般徙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莪威倉美衒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雨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唱道靈實在左左攔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掬之靈哉
杖所刺即抽泉如拜之悉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唱道須近前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短兵已接戰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如旋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表狐之厄珠八文四

面狸之睪丸唯壹出現蛟龍箱根関西悪水虎屁
鬼首級一欄内極天下奇觀
婦徳依靈員其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置懸彩
陳華亦為一社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戯場劇棚鳥喙相撲酒壚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梁賓曲藝者越開帳所下店數人裝紅帕
抹額叫聲梁賓曲壽高評々一茵操杵一茵白手
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響更杵代白
輪白輪杵環白追逐隔白調謔我奪實彼擣虚彼停
手我聲度百杵已熟双手抓之顆々拈珠盆向大盤
裏拋為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推林蟄龍冲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也一的萬亦一顆白盤相距可一丈然
珠落霧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逆真
妙壽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没大没小風靈來
仰殆無虚月今算其為甚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負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道星港潮
負昙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戯亦從競奇今記其一
戯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葦一大棚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綠燈罩一部鼓吹鼓鐃動角梆子响雾只見帳落現
出一宇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偶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炤開石碣猛聽刮喇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掀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凉遠林欲昏一婆坐下羸馬一漢跟在
馬尾魂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雾是也（須道前拜一拜）機輪西壁兩箇好漢參爭賭鬪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撚刀迎杖左棺廒寺寫出

幽濛機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檄壁金碧映射林沖
舉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朝風捲雪管營已斃富安待走林沖拈鎗搠倒
陸虞候鼓急箇漢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放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漢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餘
眉縱聚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渴
鼓牡丹驟開破次起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
三關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伽成態三面逼
夔山聳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龕以六月朔鑰焉聞鑰後特乞拜者一開獻
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兩一
兩兩々兩々開帳窮晝終無追閉信宿中又爲一大
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
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
爾切誡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見
抑妙矣豈得非子神文靈筆須臾前拜誡之所由然歟
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炎頗壞名聲乃
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救其災
生笑曰善既已救之所餘唯熟宜也都人趨熟一兩
兩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七依青雲名声施世思今
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
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
尻銷遑擊腰恐被那火燒危矣笑大已附尻焉得生
涯爲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駕其名利如可求欲
附者久曷難放屁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爲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駢肩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譟氣顛無論杖者亦從狂顛其揚美燿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戸人曰傖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自兆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燿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榮

華黃粱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欄張畢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核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歸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傭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下申淨瑠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節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過下俚巴人調謔攪之次以惡聲驟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覽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豪之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両
明神則三十六、支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輛、車上倶備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樓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飛鐘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冶葉曰挽物曰泥黎一舁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鏘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波姿梨園子弟歩階下落梅一闋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妹
三郎大好妃競抽新奇者是也
者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従亦狂貪人
顚富人従亦顚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顚富
人猶難試鉦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頽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懇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徃來觸眼擾懇泰山不得少動奈自誡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算然猶殷々不絶於耳錦繡姸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呂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荅翁曰祭事爾先不許者吾有所思也今決奈使小厠急走大左右舖吾且恣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奈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恩妙案妙案猶俗云天公伎倆坐待且命伴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酬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翁之謂乎

條事常例家炊赤飯乃孺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朝熱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爇天人之狂謀反覆天地則一戸數日浮費可推知奈且有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干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日工來施闌一欄値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叠積出山綴以燈籠以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技劍擊柱兵革餘風勃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禮武士氣慓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悽凜々赫々垂名稗史投跡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臧金喜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蓋亦有足多者毋波大夫操鐵拍簇女錦木拋翠被蹈白双當日光景可想可詹矣居士嘗謂倡優三外緒顏突鬢披素幞踏長袴大喝扮武砍飛數首於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唐犬鐵棒鶺鴒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好事亦往々為之轉抑抹花弄武惹爭於戲 刑政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滅衡行滅跡清世之令尚存餘風者十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戸人江戸人因歎水道水瞎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儀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幹流而為客氣然比彼儒生其憑夢々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名尚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幣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王著人中吹汀最容氣都心宇之口鳥
者梁糞鳶肩蓋名其張肩賣威之扶耳其人皆養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臾去軀者與士流上厠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フ二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七火通蓋忌
之也ヘ音同此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ナト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軒威一句遺言萬犬湧起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八五郎載手曰何々々諜者舐尿早
脫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背裂渾身青龍爪攫鱗突
八早引一棒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往棒運一運望他脛打倒去八亦一閃跳過来
々往々板棒纏霎忽見一人抛戸枚厭纏両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麼氣急喝道歌々々看我面且聽吾一句兩箇焦燥怒氣爲龍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連人々叫苦戸々鎖難屋上觀者只見七支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止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一大妄拳左右乱打々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爭鬪孰早孰急東西來陵一邉三頭一邉六臂左捽右扭又捧又扳又及又鈎兩點々霰集々混鬪一場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特來父老始出多般開拔共仆勸軟都俗呼勸解者謂之中人以其众人以方之方便也中人容喙遂使彼此洗怒渝化好期日月晴雨不拘借酒樓爲好會所請子青賠罪于筵席間七八東西丞丈坐上巖然如昭穆位昭從昭穆從穆神田龍新場虎淺草熊各所豹鷲生蟲席揮毫長揮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握客乃說兩箇今番執爭東如此西如此而若是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者我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恨遂擧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頻耳二擧横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噓雲以
故鼓鉦開風止濤貼與下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爲擧王手（拇指表信都下風俗）會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爲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踊
一點以闋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肉雜集一遍三頭一遍六臂左右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鬧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黨便千百一心荷鉤提斧捲潮來
讎務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皆義士則以畏朝故爲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書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爲酒釀爭爲錢鑄鬪酒肆尋緣屠戸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輸爲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搭彙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消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内一日
數次一遍三頭一遍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
開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內間徃來傳命彼此指諾兩陣中各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今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友生庵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斜道都俗謂子坊曰斜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黔敖長袖者比比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盒內數
種黃土培碧磴間掛畫一幅側鈎下雙三線納戒指之納袱也

壁下安置一大銅爐鐵箍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枝
鏡臺鼈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盒鉛粉盒併鬼兒腳
風上半疎披布連神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有陽這
等外宅益覺中位如上位則紫門深鎖枝墻高掩天子之墻也
燈籠方大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錐內清湯沸笙膳瓶
掩春博山裊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瓏

可レ愛往來有二貧高一談笑有レ幇間可以歌二河東閭春本上一
樓上扁二泰如一海三字幌掛翠枕拈二錦字一予畫寢莫レ人
誅之久矣吾衰不二復夢一本妻眞是拈揚生花虛雪牖
梅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老賊可殺外藥如此一月養錢
百貫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閘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顧指青
能築養焉況乎徃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孫宅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戴乾坤欲動弄妾擬姣或一女遇
五男初用取安輪流課日考之字書斲字即是慧彼小星三
五在東人直輸當夕而徃自以爲快酌三盃他尊

一宵便抛碎銀子命レ酒令レ肉酒肉未レ至間相與倚レ欄而欸指天而誓願世々爲二夫婦一忽聽二兩滴來低々
叩レ扉妾提耳蹙頞嘆一口氣鼓レ舌曰壞矣那話未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離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常有賣些倍話爲避爲匿急把其推納後邊壁廚
衆妙之門其不得已而潛焉妾乃疊レ牛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互呷一巡同
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爲二夫婦一某在閣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覘常無欲可以見其衰有物觸レ手忽
急縮レ早被物伸臂扯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密々休怪我也我也其定氣聽之聲氣甚々熟旋鑽
戸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携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橱戸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筯汝一筯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戸懲羹吹膾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月餅舖急
鼓庖刀混堂戸曉罵伴頭妾惶急下階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媼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深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甕萬聲曰汝等畜生
扶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牀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媼謝曰吾過爾吾過爾且
寤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厭者低々言館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牀吐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戸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看時覩窗前撙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無聲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懶木爲脚、致々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每日疲女每日疲未知孰苦
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醉、呶々一夕、又罵客不堪、悄々下梯、絶抽身去、
天寶矣高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睨一盃、須臾而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淳紅、却是仗蓮花欲發未發時、詎占周氏之愛、梅花不謝百花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恵、海棠極艶、惜無香、聞得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嫩眼、涼頭披笄許始過蛾眉早剃、剃痕一雙、生蓋欲流正是青山春晩子規叫雨、點坐紙席平氣呑、客雅笑勸盃賣媚進膝十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肩秀神清擧止端正、恥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中君子蓋一孝婦女爲親鬻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染出楓一樹秋殘猶餘數日、紅婆細々説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四兩、桃三兩、二客乃就美論値婆言一錢難減婆擢賤勸擧客辭曰不上恩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奚半日
貴閙此是無錢擇妾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掌倚看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隠約若有若無總
山房嶺刷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
遥靄中可謂壮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
橋而碇焉危檣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
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堅
當爐篩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
恵其舟躁熟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横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碁了童掌茶吹火當艫一人支頤
遥思蓋寒儒探詩也又問一婦兒女喧嘩香餌乱抛
忽見竿頭引上一鱣魚吃驚吐呑連竿放去望後倒
蓋錯為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道阨逃奴走離橋避
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閒若無人蕭酒坐下葉屋
假呆仰天風無無波魚並看那舟潮搖動來忽見大
石艮雄拉數箇幇間自下流泝過倏見俳頭手代商家過例
鯨鯢自伴頭受其制者皆是手代
驅一隻猪牙由橋下攢出又見戴妓一船
直走臣舶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檣下且歌且舞
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良坐中聞左右數

人奴竿理籃叟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看乎新地繁昌聞徃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晩唯聞波濤之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之妓館中有五明太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久予頃讀繁昌記既至三篇未記其一所恭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看乎那千百父舶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收四海之潮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扼武江漸以往巨船不候潮待人避慣閒或見吸且

風則不能直近岸乃萬或外舶入門譬鼠走甕千艘來麕之萬舶至殲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儻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子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脫沙也千亦擒之萬亦戮之昔者北條氏麾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明鳴謙樂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然我長陸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遍過橋吏打棒至呵曰杜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說卦

昭代右文之敎、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爲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爲額中爭新古各居其半合補三部又讀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其等
所著書目招帖廂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櫥造稍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万屨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瞧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閃使眼曰無々々有若無實先生遂去
君子可欺伴誡猴曰若愚假而不文焉能爲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爲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襆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錢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錢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奈是係數日前專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二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二書貫當格
何會何會何貪伴曰除二分皆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爲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滿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熱格不變生牽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佳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紆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
從傍算清遂令舊頭紫袱包之而去一倉撿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但練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益
沒曰當今誰爲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無々々
椷木報成尸鳩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爲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偕寓斯倉而後不覩
天日已數十年（藏無限）而後欝悶如何哉不唯爲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已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鰲魚用書小說俗語偎雜本而而他倒爲世所珍
簡挾聲曰真嘆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擬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炙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未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一人某所寫一本
也須拜故且攝英注摽故且抽華録傍註細故審銀朱
故點鉦鈔故揩實非一旦夕所能爲也故印之筒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放縱飲博無幾破産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帛南手
是故今又轉賣求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没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慶喜藏經唯寶之空
詑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爲虚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曽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戢影潜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積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用行
舍藏樂天而已今世無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朽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無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耳更無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者他繁昌記諸
譲偲襄大方可唯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圖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毀踏爲天下儉也然作老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掉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爲江戶是也夫食一両四斗粟流一冊一錄費
錐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爲爲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爲真愚耶
將不爲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悪々何言交覆
抑揚無頭無尾悪是何言子似爲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開街下肆曝新曝鶉攤雜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緇風年代記蠹書畫本字書墨帖祕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蠹簡又翻仰面指一水曰亭主呶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愚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鬻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買爲擇鄰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爲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索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爲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訕之何曼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忸怩

哂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頭目表題曰語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謂役者）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各曰且去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春本曰八錢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仁叔不磨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強乱倫之臭然那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褒褒襄釀春愁悵潮癸北此展之就不眉伸眼明男女若之大欲此

亦此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魚物金帛他所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覽這等物主曰且聞上臨戰踐之以出戰輒有利是所以嶽之甲筒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何主人大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紫金翻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忍不住心發心頭喝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隣挺出遮攔勸解扶客找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纔舉歩又跌犬尾犬驚吼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閙雲出口石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身以上下端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葺遠望路達使人魂飛郵舍迤離坡巷條達盡萃于目下枞杼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棊峙相連高樓臺榭稱穂争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曰北方之山近而黒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者葛西也尾鱗披翠東西亙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飄紅魚數星散燃脯鋪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鳶扉艦艫雜累知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挙火兩國橋西聽滑稽人剪倫從後褫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二脱兵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矣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眷景勝酒蓋係桃茶婢(人間隨所有桃源)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携梅林(楊子康名梅林者也非日孤山今日桃源)那詰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爲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爲前驅(葉鶴次韻)近而目黒遠而大
帥河原榮従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増本楼上(旅館在雲母山亦天連汝押妓
立欄招汝哩婢戲笑曰可畏恐被他詗
一騒客避喧就閑臨風唉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頭巾、又陳之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贋作又委
又曝
一人小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絲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廩粟或屠宰肉上燈釭嚙書銀山鼠毒ト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故錐砕之即菓合
之未乾故敲故擲更揚錐敲之雖或砕合則堅
相梨摘抽追時堆菓大々小々聚類令碍十顆一價
幾銭向丈、揮火奴表記之甚暁曰一山四文數緻環
焉把抪斷之我五汝六射其枝數中者賜之輸者償

銭
一鍋内數串買羊貿豆腐種々蘸焉鍋沸炯餐一串
貫之四丈忠信従人揮食此曰四丈屋一
孤虚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始可言百画
牌目、推占前知見筮亀動四體謂之見徳好色未見如好徳者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魚謬
切通之東増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銭泥驟塵
伯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焱迅紅星恰飛
往田中縄周旋中規鉤百而反丈亦弗過也観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驕ㇾ行亂草弗動伯樂強絆策尻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翠丸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閧笑
過場循寺南折入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龍月玻瓈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栽碧風佩銷
々扇鏡烟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内珠毛墻額面王西苑眉目明徹精神射人正是
江妃遊世王母隣天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畫作壁花様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瓢火掬琢々焉琨々焉手代
坐中問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二倉父站観一箇指捕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牧之低聲曰叱容赤漫捕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雛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遠摩面壁鬼頭掉風獅子戯花毋鶴舞玄
龜潜東箔累鼓簾剪春粽織秋愚面猾狐面妖近製
俳優面具隆鼻者錦外也擽幸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嵩情杜預曰惰齒上掲幸者尾上第五銳巨眼乎鋭乎使中老
尾上死
刀精摺妙錦畫之製舎江戸処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揩紅揩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薛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揩店兼肆履行爭斬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招呼謂之喬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詰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曰八人藝子畫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絕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撿角懸籠招子書曰某々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屨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一趾高若干尺隅置火桶茶
瓶高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戈頸七八接膺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莚舖剃刀儒門藝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拭一拭左右剪燭咳一咳縱横說起手忙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醉使手使目蹻膝扭腰女樣成態傖語爲鄙假聲寫倡虐怪形罵莫也態不挺莫人情不盡落語褻使人絕倒不堪捧腹剝出始下此爲一齣名此時曰中入於是乎忌使者如厠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菓枝人乃戮物賣聞閻數百本初連數枝値十數錢賣了一徧餘枝揷茂因低値暮之已低未踈更低請爺數十枝四九文斷根而始前看闔三枝僅世照葉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鶯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剝出何乃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子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飽响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節揚鈴合鼓翻扇舞々妙々真是影人有魂無閑矣閃晦述次寫衆卉或拘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析瓣露蕊者破旨摘改影霜葉漸紅破時改霧觀者眼眩神奪叫妙聽得祭禮曲鼓謀霧双霽柱涌一殿宇湧紅白堅纖大小張燈賽人徙田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頓滅

夜甚深矣遠々聞得此呼聲狐群卅行徐々進
走荷蒲席和炬火搖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
也總出双柱狐皆化爲人席変挍筥火變提燈竿化
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
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祟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
細別懸下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敬釈迦念佛只
見幽鬼自燈籠内現出遂滅還現漸小嘴大嚶々語
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輝依稀髣髴不識眞形
卯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人鬼首鮮血噴
怒眼裂點出高僧袈天合掌念經喝揮數珠忽火
即消只見紫雲靉靆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
妙光四散天花繽紛
屏障内一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
問答紛然讙話遥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戸敲
一叟至聲咳上坐上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
何潤叟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叟道日前一處女
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悉婆生角誰報又
早被那奴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
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謔一
謔宜洗餘困叟道則隹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驚

權助遥諾叫聲隨即至自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上道一同謳和汝亦佐之權道昌不佐僕素善歌又問足音送响又聲出一婆々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々主唱喏道爺尚陽勞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旦偕歌請姐亦和三絲調二羽二宮三絃善爲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賡權可音大濁猴聲高清更急音如把喉婆吾音健而洩亙歌代和漸々速徙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雪撲窻一般也叹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皷聲還主人道興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晚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蓬々雨聲淅々閑戸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撲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傾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縱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軒十舍一棨至劇裏店結九十爲一部牙房相對中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糞一條開溝流穢慶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白不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門上鑰儒釈工商紗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暮凝鼓擂之聲晚聞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姉歸早尼返揖曰方纔脱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因米價翔踊不唯米少錢亦従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噫矣曰聞奥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一猶曷這様貴曰全係米賈之爲非實米少也鄰儒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爲此歟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竟水湯旱雨十民庶決不至餓是我貪民所以今日浴暖給人言之十日纔支不知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鍊大也矣哉

德政聞加嫠商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事覺下獄令其漕返之其他古穀今亦並見沒嚴哉　間止伏々竟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人不義賑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歳有年逆祝逆祝遇賊綯索鄙人今食麥呪斷好此小凶使人始悟粟粉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大平之習貪道喪頽廢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間壁有聲歌々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百両買一升悸々勿為煩々々々莫適命非論米價如予此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九合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亂優之上方留別一場驚天鬧地鼕鼕連中、贏之一夕百金、一日千兩千兩千兩兩々々、成山、不動比之魚炎水天宮較之莫影入則啜鯽出、則賑芝亂是江户人所以爲江户人執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攬萬畢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人筆詞口氣慶儒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者流還書牘也

數牝一團負兒抱稗喧嘩林之十井邊適見魚商擔魚叫過牝等呼住即值商便卸擔倒屁言這般老大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一牝道食御救米身分、一貫難上牙如遇檢飯籮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番值定割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廁叫酒牝願命曰迹早捉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銕叫聲劒々牝等皆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椀仰醇阿松道大屋呼他長曰那話朝來見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場阿松娘不識知乎彼向人言使兒仕其侯家誕々其實某商外妾且不似侯妾面目那卑哲白藉哲掩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悦驕慢越度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文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極反目言叱何管其様妖畏筭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士（閻長俗名士）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曷畏彼松道聞各本郷婆々率果免身（本郷元坊
南某妻年
にて午男
天保四年）實在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思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冶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縦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説不已藥責唯姤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舗老婆不煩高與毎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々五一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貪

彼生活百錢任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音寺音近）
多謬看人如犬常言治癲癇治癲癇（癲癇音顛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酣主人擔空籃歸牝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飽賣清蠶亦不少因爲鄉買鯖出一籠包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徃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哉曰昨
今時曰舍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一肩出則又被乘連摩四脚出即喚其家
逓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内檢校警官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此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攝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曾見之
十分利害彼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ち曰恐
々曰笑自曰自横枋塾鋪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ノ
苦癪幾日猶然家丈従場所通詞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門曰塾鋪誰曰那曰算賃商耳偶簀臭

孔低昂嗅空曰雀馨々々誰家命鱣炙又傾耳衆曰
好響河漏画送来猛聽得外面刮喇風波人起盲等
揭章待走會一商至一搪両箇脩画画外面書金山
寺驚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瞶探人
來要錢也
只見一箇々一攩打抄負箱荷傘喧雑歸至一同進
主人士人道列位勞與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應眉曰又従昨減今番駱駝不復如
前番甚没景氣作者接也所謂山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産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無変不這

般高賁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雾最後一户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户閉
竈寒酒厭魚高諺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運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々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雜了為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辨今日而未辦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難何一句我進退亦名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自詩借令延十年償決
不欠文然豈徽所不信者猶有如今日長曰君徽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我又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徽日知者則知此間難通為君籌之無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多了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々
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杜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疫有敗已三自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麦曲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
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嗽神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
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輩以
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矣千載之下使頑
夫廉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苦是而已耳
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
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神手丈人不愁僕亦可爲之
分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擧世言明
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其猶豫不報嬾坊主
遂立門扶蹊不報草水現有便就机上抽出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其頻首再拜謹奉
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恩舊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
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
巢人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
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
盡適其來仕數年僅掌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
者陋矣吏史開業弘術出自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
終焉之志也蓋小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
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
盈神王孚然猶弗勤一點思舊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無況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無
此亦理也無伊尹負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反情非人
之所爲也某亦人也鳥之不知乎安爲獨戾理反情
忘舊就昏之爲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離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侻三
十年來不俛之首屈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爲戾理反情
之爲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爲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俟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爲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庭
興慶繼絶將有爲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
爲人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攸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叔人諒物可爲之惡亦莫不爲然一
旦改志勵志以來行顧言言顧行廿年孜々如一日
著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思之所恥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與某則蹈東海之波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絶而共天職某立自而食天祿者實在斆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外草野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生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叅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々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奉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謹首再
拜書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杠素叅于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襁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焉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温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屈其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千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鐃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曰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此稍復見某公某便

以爲纔絶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必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儕々也耳忘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兵衆知書錦之榮卒魚以慰神之隊胸使恐恥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龍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爲伏
冀在天之靈釋恤愍愚曰不肖之子鴟踵守鑽寒不
忝祖先首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手蒼
穹長坐瞻不覺生絶叫拘室曰讀畢矣長嚮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響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響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汝物上
生曰長戒之無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爲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無誤子乎大屋之鑰不遠在今年
妓獄本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後過分書而鱣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候雜精
炊之至甚擧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歲言始知天恩之大晩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君謂未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忘
言之窮手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孜々矻々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未奈云乎神手尸職唯責宿

貧唯貪博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爲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已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反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鉤髮半掛短披幇間耶名主耶殆無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臟可不愼乎時見一丁男頻送蕎麵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貸人新就居者例送河漏通觀生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唼窓風刀剝壁
長出即天曰祥瑞屢臻素年豐々

繁昌記三篇終